帝范

花生執

校本

範法也言可以為帝王之法式故名之帝範尚書曰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傾謂疑

唐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高祖次子也貞觀二十三年春正月在位二十四年治

帝範序

御製

太宗撰

謂公主曰餘覽前代帝王之軌範觀其興廢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日不覽諱更無所言矣尚書之奏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浚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皆稽古之名以名其人主之軌範也其義同歸揆之道一而已矣故堯舜之君臣所以稱首而相戒禹湯之父子所以敷訓而交儆其揆一也其德一也其義一也其言一也其書之奏典也

余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易繫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以聖人仁以守位義以理財辨其上下制其法令均（ナスル）庶類（上）之自（ハ）非（ス）克明（ヨク）克哲（ク）乂文（ニ）乂武（ニ）（尚書咎繇曰都帝之德

帝範序

廣當作廣

神器天子璽紱服御之物亦帝位也

萬原本作荐

雙恐倭鳥作字

七作八

原本脫五字

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曆數在躬安可以濫
握靈圖餘廣反進也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鄭玄曰圖有九篇也洛書有六篇也
孔安國云河圖畫八卦洛書作洪範也
以翠嬀薦唐堯之德龍魚河圖曰堯與群臣到舜之浙大龜負圖
授
笵玄珪賜芻禹之功尚書詮曰禹受命玄圭出刻曰延壽經曰禹功
既成天出玄圭以賜之也丹烏呈祥尚書中候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書入
豐止于昌之戶也周開七百之祚素靈表慶漢書曰高祖以
亭長送徒驪山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劒斬蛇之老嫗哭曰人間嫗嫗曰其子八白帝子
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也漢啓重世之基由此而觀帝王之業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者矣昔隋
季版蕩詩大雅版凶上帝板板下民卒癉毛公曰叛也鄭玄曰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蕩蕩詩曰蕩
蕩上帝下民之辟鄭玄曰蕩蕩言法度廢壞之貌也海内分崩論語曰邦分崩離析孔安
國曰分欲去曰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周易也卦云君子以經綸正義曰
君子法此屯之象有爲之時經綸
斬靈蛇而定王業取蛇以寄漢高帝斬
天樞樞璇鐵論曰秦失金鏡清明之道也星經曰北斗七星是七政樞機陰陽之元本
金鏡而握

原本靜作靖

麗本典本作鱗云甲本校

一本摧上有不字

一本無既字兼一本作兼

登暉璇極一本無暉字璇孔恐北

寶籙原本作大寶

也畢四星爲旋樞之象主號令也畢第一星爲天樞爲天星至陽德天子之象也然猶五岳含氣三光戢曜豺狼尚梗何杏反鄭玄云謂梗御未至梗病也容也直也方言云九草木刺人者爲梗食骨留咽中曰骾也風塵未寧余以弱冠之年慷慨之志思靜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胡慢反尤傳云擐貫也擐甲執兵也親當矢石夕對巢車之陳尤傳云巢車所以望敵也矢石發於遠先偏後伍伍兩也永旅縫杜預曰縫隙也五車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兩偏之際而旅縫焉伍人爲伍此蓋魚麗陣法也朝臨鸛翼之圍陳名出兵法魚麗陣屬鸛翼之圍敵謂殘賊也而清四海掃欃槍妖星也而廓八紘南准于淮之形○註千里曰紘延之纂要云九州之外有八紘紘弘也弘大也紘外有八紘千里之外又有八紘也既而羣凶殄盡天潢後光天有五潢潢中有三星天潢主漁事孔安國注云珧者蚌機也王者平天下之器也柱不正真兵起滋登琁極尚書孔傳云琁美玉也極者北極也襲重光之永業周易離卦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王弼云明兩相繼不絕曠正義云離爲日日爲明積重襲兩明乃作於離若明不續繼則不得久久爲照臨也繼寶籙之隆基君位也事籙帝王之圖讖戰

戰兢 恐懼也 戒慎也 若臨深 御朽 尚書曰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上帝 奈何不敬也 日慎一日 思善始而令終 汝以幼主 燭也 偏鍾 聚也 慈愛 義方 春秋隱公四年石碏曰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弗納於邪也 多閱 歷也 庭訓 有乖 違也 自維城之居 詩大雅之板曰 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 注云 懷和也 德无行 虛以安國 以是爲宗子之城 俾 使也 免於難也 屬以陽之任 未辨君臣之禮節 不知稼穡之艱難 尚書曰 稼穡之艱難 先知之 乃謀逸豫則知民之所依 詰也 因也 余每此爲 憂未嘗不廢寢忘食 自斬 哭已降 迄 至周陏 經天緯地之 君纂業 基之主與亡 治亂 其道煥焉 所以披鏡前蹤 博採史籍 聚其要 言以爲 近誡云尒

帝範上

君體篇
求賢篇
納諫篇
建親篇
審官篇
去讒篇

夫發語辭人君之治天下
國家以民為本一。以民為專一肝要民惟
國之本。而邦字

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一本民作人

夫字在句首者為發聲之端

萬一億萬億云非原本億兆作兆誤

左傳有威可畏謂之威呂刑云德威惟畏

左傳桓公六年註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言非父之族母之類也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帝範上曰銅

帝範

君體篇 九為人君之治天下國家也以民為本一以民專一肝要也非民無樹蓺五穀生貨財以養君故民國之先也

夫民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主之體如山

人君之治天下國家以民為本

有君而無此國土乃無民無祿故國君之所本也

人主下億萬民無偏無黨王道平平

岳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臭明而普照

即即之道臭明者也王弼曰臭者正也一也孔穎達曰日月照臨之道以臭正得一而為明億兆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臭大其志

足以美芭平正其心足以制斷非威德无以

四海莫合悚怕偏頗實少不當理

國家罪罟之國如此使彼服從以威之民德威從也以威力乃不從服是故以威之德來之也

致遠非慈惠無以懷民撫九族以仁

仁愛之厚君撫育也

致遠中國外罟歸服手我至

帝範上 來之意也

曰父一族曰四一五一屬九之內為一一族父一母昆一弟適女昆一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一族已力女一昆一弟適一人者與其

一本無以字

一本治作理

一本無則字。

輔士傳化依

者字下疑與其字之二字妻下脱母之二字

後一本作位

參如在祭神之如在

子爲一族之子女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之母女之昆弟適人者爲一族母之姊妹爲一族妻之父母爲一族妻姊妹爲一族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後思恭傾已勤勞以行德義此爲君之體也

事先祖之神盡孝心敬礼如在

我身乃父母之遺體行不義辱父母之令名

故處後能思恭

傾心于天下萬民身成非辛苦勞倦之事民知艱難

行德事義是天下億兆之正爲君之體也

建親篇

夫六合曠道大寶車住曠道不可以偏制故與人共治之重任不可以獨居故與人共守之是以封建親戚以爲藩衛安危同力盛衰一心遠近相持親疎兩用則并兼路塞迸節不生昔周之興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晉鄭之輔左傳僖廿四年曰王將以狄伐鄭不可廢親親鄭有平惠之勳杜預曰平王東遷晉鄭是輔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外

有魯衛之夏論語孔子曰魯衛之政如兄弟鄭玄注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故卜祚靈長歷年數百秦之季葉淳于之策納李斯之謀不親其親獨智其智顛覆莫持二世而亡斯豈非枝葉扶疏則本根難拔股肱既隕則心腹無依者哉漢祖初定關中戒亡秦之去策廣封諸親遏於古制大則專都偶國小則跨郡連州末大則危尾大難掉六王悚叛逆之志韓魏燕趙齊楚等王七國

原本作謀

原本一戶之民作封戶之人

受鈇鉞之誅漢書景帝紀曰二月壬午胸有刎之誅注曰鈇斧也鉞以黃金飾斧也鈇音扶誅音竹朱反鉞音越

原本含作明

集疑本作
原本工作功
原本俗作從之

墜

條落則根枯此之謂也夫封之太強則爲諡
膀之患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而享之雖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也致之太弱則
無固本之隆由此言莫若衆建宗親而以
力使輕重相鎮知陳之反安危也重
則上無猜忌之心兼才之反疑也懼也恨也下無侵冤之
慮此封建之鑑也
斯二者安國之基君德之弘唯資博達設令

懸教以術化民應務適時以道制物術以神
隱爲妙道以光大爲量則民仰之而不測苞厚地以爲量則
也紛束也塞也
民脩之而無端蕩々難名宜其不遠且敦穆
九族放勳流義於前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放勳欽明孔安國曰
勳功也欽敬也言放於上世之功化也克
後稷表加日也重華舜目重華子因以爲名所以生者也
克諧烝々重華協帝舜於方面衛重華曰衛々有肯重童子也重華舜目重童
無以幷殘義無以疎間親察

原本今作明

集疑本
原本工作功

原本循作從之

墜

條落則根枯此之謂也夫封之太強則爲噬
臍之患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而止之曰若不早圖後君噬臍也致之太弱則
鄧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必此人也
無固本之隆由此而言莫若眾建宗親而以
力使輕重相鎮知陳之反安危也重厭去也憂樂是同
則上無猜忌之心兼才反疑也懼也恨也下無侵冤之
慮此封建之鑑也
斯二者安國之基君德之弘唯資博達設令
懸教以術化民應務適時以道制物術以神
隱爲妙道以光大爲量則民循之而不測苞厚地以爲量則
也紘束也塞也
九族放勳流義於前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
放勳欽也言帝堯放勳欽明孔安國曰
故於上世之功化也克能也
後確書曰衛有人方面衛重華曰衛々有骨
表如日也重華舜目重瞳子也重華舜目重瞳
子因以爲名所以生者也
無以幷破義無以疎間親察

之以明撫之以德則邦家俱泰骨肉無虧良
爲美矣

夫國之匡輔上佐一人中總百官下撫兆民其任
重矣 匡正也

求賢篇 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
賢爲常三曰士以敬賢爲常夫欲一日萬幾而百代可知也故孟子
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是知聖人之言不徒發也

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
治故堯命四岳尚書堯典曰義仲義叔和仲和叔
氏世掌天之官四岳為羲和之四子分掌四方四時之官
曰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曰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寅餞納日平秩南訛敬致日中星火以正仲夏
曰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曰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寅誕毛氏傳曰誕大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舜舉八元八凱傳文十八年
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注曰
元善也以成恭已之隆用贊欽明之道士之居世
嚴助曰欽明之道說命曰萬人之表謂之俊
賢之立身莫不冀隱鱗俟風雲之運懷奇
蘊異思會遇之秋是以明君側席求俊又博訪

呂望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也

千人之秀謂英搜求也

英才搜揚不隨國曰側側陋也庄逵曰側陋賤也

不以卑而不用不以屏而不尊

屏而不尊卑而東之遠也

首伊尹有辛之勝臣

首伊尹八有辛之勝臣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勝臣

呂望渭濱之賤老吾困於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也

呂望渭濱之賤老吾困於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也左傳莊公九年齊師敗績鮑叔帥師来言曰子糾親也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来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許之管仲八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敗之子糾生寶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也

韓信辨於逃亡

韓信辨於逃亡漢書曰及項梁度淮而北信乃杖劒從之徒屬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去楚歸漢未知名滕公言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有言上曰丞相何失上恐如失左右手居下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者耳上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也

然而商湯不以鼎俎爲羞姬文不以屠釣爲恥

然而商湯不以鼎俎爲羞姬文不以屠釣爲恥老傳昭公四年曰商光啓殷朝執旄牧野會昌周室齊成一匡之業

然而商湯不以鼎俎爲羞姬文不以屠釣爲恥老傳昭公四年曰商光啓殷朝執旄牧野會昌周室齊成一匡之業實資仲父之謀漢以六合爲家寔賴淮陰之

原本無然而之二字

國策云太公當紂之時隱于朝歌屠牛洁酒居七年無有識者

殷

原本寔作湜

航大船也

原本鸛作鵠

則作斯

用作以

策故舟航之絶海也必假櫂楫之功（上加紹反小楫）也（楫音檝謂之棹下音立反）所以推舡也（舡木爲楫也）黄帝剡木爲楫（剡以冉反）也必因羽翮之用（用作以）帝王之治國也必籍匡弼之資故求之則逸雖照車十二（宋記曰齊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一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渡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梁惠王慙而去也）黄金累千（金累千不如一賢）豈如多士之隆一賢之重此求人之貴也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呂氏春秋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以此言之雖得地千里之廣尚不如一賢之重況其累千之金十二之珠乎此蓋爲士之居世賢之立身懷奇蘊異張本

尚書曰所寶惟賢有國者既不以寶爲寶故求賢爲貴也

任用也　制裁也

輪謂車輪也

介雅云栱杙也大者謂之栱斜也楯椽也盧可按注械當作杙

審官篇　尚書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夫設官分職所以聞化宣風故明王之任人者以為棟梁短者以為拱楯下八古學之友椽也

知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轅曲者以為輪長

介雅云械謂之械械也械木於地大者謂之械所以繫牛也

有所施明王之任人亦猶知匠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憤無智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君無棄

良匠能盡其木之性而用是無棄遺之材明主能盡其人之行而用是無棄遺之士斯二者惟良匠明主及之

前漢陳湯傳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瑕者玉之玷也

原本源作臨

原本或溫百而尚少溫聚也

原本或統一而為多

半笥竹器也可容斗二升

帝範上

九

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機盡其前有然則涵牛之鼎不可處以烹雞呂氏春秋曰烹牛之鼎以烹雞多斗之則淡不可食火斗之則濃不熟之下一臼反字書墜也捕鼠之狸不可使之搏獸一鈎之器不能容以江漢之流百石之車不可滿以斗筲之粟何即大非小之量輕非重之宜今人有長短能有巨細或充百而尚小或統一而已多有鄙材者不可委以重任有芳智者不可責以大功君擇臣而授官臣量己而受職則委任貴成不勞而化此設官之審也斯二者治亂之源也立國制人資股肱以合德宣風導俗俟賢明而寄心是以列宿騰天助陰光之夕照百川決勉湊渤之深源以海月之凝朗猶假物而為大況君人御下統極理時獨運方寸之心以掩九區之內不資衆力何以成功必須明鑑審賢擇才分祿得其人

則風行化洽矣其用則厤敎傷民書曰則哲
唯難尚書咎繇謨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
咨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
人良可愼也

後漢書胡廣傳
臣以獻可替否
爲忠

納諫篇 尚書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

夫王者高居深視聽厭聰阻明去爲反欲也壞也損也
恐有遏而不聞懼有閉而莫補所以設鞀樹
木鞀萬手曰禹門外設鞀以待四海之士一曰謂
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也漢書曰古之治天下
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佇
言之而非雖在僕隷蒭蕘猶不可棄
正之說言之而是雖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議可
觀不責其辨其理可用不責其文至若折檻

朝廷下脱大臣二字

壞疎 漢書云朱雲字游魯人成帝時張禹以帝師甚尊重雲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人一人以厲其餘帝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使下卿史攀檻折之說苑曰師經曰堯舜之君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君唯恐言而人違之君也文侯擇之補疎以為誠疎也者窓也

之以作戒引椐却座 魏志辛毗字佐治文帝踐祚為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實河南時民戀土重遷群司以為不可帝意甚盛毗與朝臣求見帝知諫作色以手撫床曰陛下欲徙士家計安出非耶毗曰陛下欲以為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所云非私也乃社稷耳帝遂變容毗隨而引其裾帝遂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待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隨其事上華上林皇后嗔上林苑及坐即衰盎却慎夫人不肯坐上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之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合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迺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迺說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也顧之以自非故忠者瀝其心 理撥反蒼頡篇瀝盡也水下滴瀝也

言人君能容忻檻
引裾之諫可使忠
直者得竭盡其
心智謀者得盡
其策也

野主之案ニ時ニ賜ニ錄
澀ヲ是ニ也 澀流ノ也 智者盡其策臣無隅情於上
君能遍照於下昏主則不然說者拒之以威
勸者窮之以罪大臣惜祿而莫諫小臣畏誅
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極荒淫之志其ル爲壅塞
亡國滅豈不悲矣此拒諫之惑也

去諛篇

損義曰諛之謂諛巧詔媒拾之謂佞

大諛佞之徒國之蠹賊也 詩小雅大田曰螣
根曰蝕食節 賊無ル害毛公曰食
曰賊莫後反 爭榮華於旦夕競勢利於市朝
以其諂諛之姿惡忠賢之在ニ上懷其姦邪
之志忌富貴之不ル我先朋黨相持無深而不
入比周相習無高而不ル傾令色巧言以親於
上ニ先意承旨以悅於君是以朝有千ノ臣 尤ノ傳ニ
曰宋
阿容

眺一公出テ云一曰吾知ル所
致ヲ舉ル事 无ル不ハ曰ニ
吾ガ君ノ聖故不ル聞ル過ヲ是ノ故至於

原本無懷其字
原本惡作恐

此也昭公去國而旋悟弓無九石 手一文一子曰周三一石一以示二无一右二无一右王二終レ身以一爲ク九一石豈二不レ悲哉 宋人 宣一周 宣王終身而不知以諫閒親宋有伊戾之禍 无一傳襄廿一六年曰宋人伊戾太一子知レ之請ノ野ニ葬テ之使レ徙ノ伊一戾請レ從レ之公曰夫レ不レ惡ニ於ヲ予對テ曰小人之事ニ君一子一也惡ニ之不レ敢二於ヲ君一一ニ敢テ以テ待ツ命ヲ敢テ有レ貳心乎縱ヒ有レ讒ニ供其ノ外一莫レ供ニ其一內ニ臣一請徙レ書徵ス之而メ鯛テ告レ公ニ公曰太一子將ニ爲レ亂既ニ爲ニ楚客ノ盟ヲ矣公曰爲ニ我ガ子一ニ又何カ求ニ焉一對曰遠ニ欲レ速ニ公使レ之則信一有レ焉問ニ諸夫一人與ニ无一師則皆曰固開之公囚之太一子ヲ也 以テ郤ニ敗ニ正楚ニ有ニ郤宛之誅 无一傳昭廿一七一年

曰楚ノ左一尹郤宛攻レ吳ヲ聞テ吳ノ亂ヲ而還ル郤一宛直ノ而和ヲ令一尹子一常貶ヲ而信レ讒ヲ無一極譖ニ郤一宛曰令一尹欲レ飲ニ酒於子一氏ニ曰我ハ賤一人也无ニ以一酬之無一極曰令一尹好ム甲一兵ヲ取ニ五一兵一寘ニ諸門及ニ饗一日无一極謂令一尹曰甲一兵在レ門將ニ爲ニ子一不一利ヲ且ツ此ノ假也可ニ以テ得レ志ヲ郤一宛取レ賂而還ル郤一宛聞レ之ヲ自一殺也令一尹炮ス之盡ク滅ニ郤一氏ヲ之族ヲ也 斯乃暗主庸君以ニ之迷惑忠 宋太子建也 臣孝子所レ可ニ泣宛故蘘蘭欲レ茂秋風敗ニ之王者欲レ明レ讒人蔽ニ之此レ對一俟之危也 危國 斯二ノ者皆明之本也 尚書高宗肜傳說若金用汝作礪 斯行莫レ礪ニ躬尚於忠言 殷德敗レ正忘レ心莫レ過レ於レ讒俟ニ今ノ人頗貌同ニ於目際

猶不自瞻況是非在無形奚能自覩何則鑒
其容者皆能窺於明鏡脩其德者不知訪於
哲人拒善自愚何迷之甚良由迪耳之辭難
受順忘之說易從彼難受者藥石之苦喉也
此易從者鴆毒之甘口也左傳閔元年曰寧
以寧失此之謂酖毒說文云鴆毒鳥也一名運
日廣雅曰鴆鳥雄名運雌名陟諸度志曰鴆
鳥形似鴟大如鴞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
金食蛇及蝮蟲常居高山巔晉語云鴆鳥食
鞮以羽翮拂酒水中故明主納諫病就苦而能消暗主
從諛命因耳而致殞可不誡哉可不誡哉

宴安酖毒不可懷此左傳不有經文耳

帝範上之終

帝範下

誡盈篇

賞罰篇

閱武篇

崇儉篇

務農篇

崇文篇

閔損篇

簞瓢篇

檀鑑篇

誡盈篇

夫君者儉以養性（儉ハ傲ノ反）

（養ハ羊ノ尚書ニ恭儉惟德野王案儉ハ約也不奢之稱也）

寧儉寧固（儉ハ是也國語周語曰夫宮室不崇卑無形鏤儉也）

儉則民不勞靜則下不擾民勞則怨起下擾則政乖人主好奇佚遙聲（礼記樂記ニ曰鄭衛之音乱世之音北於狄慢哀樂間糟ノ上ノ音亡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ニ有ニ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之孔類達曰鄭國之音好濫遙志煩志故置是乱音也）

太（ヲ）禮記月令ニ曰鷹鸇（鸇蚩ノ之氣也）

尚書周官篇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

國語周語曰夫宮室不崇卑無形鏤儉也

置是之二字孔類達作並是故字

禮記作集衍

鸇當作鸇

無度田獵不時如此則力竭人力竭則徭役煩徭役煩則人深池雕琢鏤珠玉珍玩補袞繡絺綌尚書曰葛口此則賦斂重論語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之如何對曰盍徹也鄭玄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也皇侃曰魯哀公愚闇政事苛賦重魯起宣公而十二賦稅至於哀公猶十二賦稅既重民飢國之由於十一故也賦斂重則民財匱民財匱則飢寒之患生焉亂世之君極其驕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緹繡而民裋褐不全他禮記曰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糟糠不足禮記曰君子耻糟糠而飽粱肉故人神憤怨上下乖離佚樂未終而傾危已至此驕奢之忌也

鄭玄曰裋下三字未知何書註綿字疑帛字
按周禮考工記曰畫繢之事五采備謂之繡
一本作怨憤

一本高作柔兆無之業之二字
給當作給字之誤給是莒之鹿鹿者非者侈之物全何好焉
註尚書曰之乎非經文註文也

一本代作世

周禮地官曰土家为北有九北之數

崇儉篇

夫聖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
叡智聰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驕人不以
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舟車不飾
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帝王世紀曰堯堂高三
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舟車不飾
棟樑不斷文服葛衣夏服葛冬服裘也大羹不和無傳植曰羹肉汁不
大羹義不致五味也非憎榮而惡味乃處薄而行儉
故風淳俗朴比屋可封此節儉之德也

斯二者榮辱之端奢儉由人安危在己五開
辺閑則令德遠盈千慾内攻則
凶源外發是以冊桂抱蠹終擢曜月之芳朱
火舍煙遂釀凄雲之餘故知驕出於志不節
則志頽慾生於身不遏則身喪故榮紆肆情
而禍結竟舜約已而福延可不務乎

賞罰篇

夫天之育物猶君之御衆天以寒暑爲德君
以仁愛爲心寒暑既調則時無疾疫風雨不
節則歲有飢荒仁愛下施則人不敢弊教令
失度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
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
疫癘蓁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
摯首種不入則政有乖違防其心宮源開其利本顯罰以威之
明賞以化之威立則惡者懼化行則善者勸

一本開謂眼耳鼻舌心
一本閑作閉
一本令德作嘉命
一本曜月作榮耀
一本故知作是知
一本身作心

一本飢荒作饑寒
一本無宮上心字

書雒洪範

適已而妨於道不加祿焉逆已而便於國不施刑焉故賞者不勸德君功之所致也罰者不怒上罪之所當也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賞罰之權也

大夫之

賞典

周語王事唯農是務

孝文帝本紀云曲辰天下之本云

一本之作足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一本温作暑御作御　龍衣當作龍衣御杆也凡衣服被於體曰御　強當作強

一本伎巧之利作什一之利

務農篇

夫食爲人天農爲政本倉廩實則知礼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故明君制國用必本於農是以堯有九年之蓄湯有七年之積以備水旱也家無一年之儲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急國無九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此推之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織或受之寒温然而莫不帶犢佩牛漢書曰鄭當時遂爲大司農守人右佩劒者故曰佩牛也乘堅就偽堅柯一田反固也偽一也長一也章義不一磐曰堅摩而堅也求伎巧之利廢農桑之基以一

一本黔黎作黎黔

考尔雅釋詁懼懼也疏曰樂記云衆氣不備是皆懼也懼與懼通一本懼軌作懼軓

一本施作馳

衆漢書作衆

處當作衆

一本並作普

人耕而百人食其爲害也甚於秋螟七一丁反心曰螟一虫食苗莫若禁絶游華勸課耕織使民還其本俗反其眞則競慳仁義之心永絶貪殘之路此務農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機子育黔黎唯資威惠可懼則中華懼軌徒一頬反介一雅懼也郭一璞ヵ曰即攝也若屨校而戴雷霆必須威惠並施剛柔兩用畫刑不犯漢一書武一紀曰昔在唐虞畫衣而民不犯ヵ白一虎一通云畫象者其衣一服象五刑一犯ス墨ヲ者蒙巾犯一劓ヲ者以一赭ヲ其衣一犯レ髕者以一墨蒙一其髕處而扉一犯ヲ大一辟ヲ者布一衣无レ領墨一黥ニ其一面一也劓割レ鼻也髕ハ者去一膝ノ蓋一骨也宮割ル其ノ陰ヲ也扉草一屨也移木無欺春一秋後一語曰以公一孫一歛ヲ爲ニ九一慶長信乃立三一大一木於國都市之南門募ル民ノ有ニ能徙ル置其ノ北一門一者與ニ十一金一民莊ヲ之莫敢ヲ從復ノ榜曰能徙者與五一十一金以明レ不レ欺賞罰既明則善惡人一徙ヲ與五一十一金有ニ丁勸別仁信益著則遐迩宅心勤穡務農則飢寒之患塞遏奢禁無靡則豐厚之利興旦君子之化下如風偃草上不節心則下多逸志君

前漢書董仲舒傳曰抱薪救火會其亡益也

一本澄作止

不約已而禁人爲非是猶悪火之燃湯薪望
企其斂忿池之濁揆浪欲澄其流不可得也
莫若先正其身則人不言而化矣

論語子路篇

一本境作國　忘戰作亟戰

一本無三年治兵辨苗列也之八字

說苑孫廣子作王孫厲

安當作必　猶有有道之二字

閱武篇

夫兵甲者國之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民彫邦境雖安忘戰則民殆厭非保全之術也
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以講武習儀也三年治兵辨苗列也是
以勾踐軾蛙吳越二王句踐軾蛙國中之士皆好武勇也卒成霸業徐偃棄武漢東諸侯
併二國徐王曰昔越王說死孫廣子謂楚文王曰徐偃好行仁義之道盡伏矣王若不伐
楚安享伐也對曰大之伐小之雄之

肥作豚
豚也下有惡有其不得理之六字
殘下有之字
達作賴
去作知
孔子曰下闕以字
易繫辭弘矢之利以威天下

伐弱、猶大一與之小一魚也、若虎之食肥也。文王遂興師伐徐、殘優王將死、庾曰、吾達於文德一而不明於武一脩吾好仁一義之道、終以喪邦而不去詐一人之心一至於此乎也

何則越習其威徐忘其脩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知弧矢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機也。

道寸

一本括作筈
括字彙古活切官今聲
筈前受弦處書經太甲上篇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詩經衛風竹竿篇
今考明堂位註疏四尺八謂世六尺作四尺八牖世六尺

崇文篇

夫功成設樂、治定制礼、禮樂之興以儒爲本。弘風道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因文而隆道、假學以光身。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不遊文論不識智之源。然則質蘊異於竹(恐此注與林文不合及毛詩曰箠)箠、文非飾於雅琴。謂之綸(郭璞云綸一名緌懸衣架也)非拍羽不美。性曠辨慧非積學不成。是以建明堂(禮記明堂位、孔穎達曰、明堂、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九室、室四戸八牖、戸八尺、牖以蓆屋上圓

一本研精作精研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非其
声譽茂實

一本光於天下作光
於不朽者
一本無崇字

一本時作際

一本皆作咸乎
作焉

下方在國之陽三里之外立辟雍禮記王制
七里之內丙巳之地也曰天子曰
辟鄭玄曰辟明也所以明和天下也雍和也
端拱而知天下無爲而鑑古今飛英聲騰茂
實光於天下不朽者其唯爲學乎此崇愛之
術也

斯二者遍爲國用至若長氣亘地成敗定乎
鋒端巨浪涌天興亡決乎一陣當此之時則
貴于文而賤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塵已消
偃七德之餘威左傳宣十二年曰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敷九功之大化尚書大禹謨曰金木水火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此際則輒甲冑而重詩書是知文武二途捨
不可與時優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
廢也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大綱也安危興廢皆在
茲乎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唯行不易行之可
勉唯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於惡路

一本豈作非

一本逸居甘易作力居甚易

一本是知作故知

一本所召作自召

一本過作禍

一本擇上有當字

一本作為師無與字又無夫字

一本施作絕

今案唐太宗貞元二年鑑有此語施作絕

割恐刻

左傳莊公世年刻桓宮桷

一本區宇作寰宇又無矣字

聖哲之主豈獨見善途良由大道遠而難遵
邪徑近而易踐小人皆俯從其易不能力行
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勵其難不能逸居
其易故福慶流之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苟非相求之所伏（左傳曰禍福之所）欲悔非於既往唯慎過
於將來擇哲主以師與無以吾為前鑑夫取
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其為下自非
上德不可勉焉吾在位已來所制多矣竒麗
服翫錦繡珠玉不施於前此非防慾也雕楹
刻桷高臺深池每興其役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
驚鸞無遠必致此非慎志也犬馬
亟人勞此非屈己也斯數事者吾之深過也
勿以效為是而後法焉但我濟育蒼生其益
多矣平定區宇其功大矣益多損必民不以
為怨功大過微德未以之厭然猶盡義之蹤
於焉多愧盡善之道願此懷慙況為無纖毫

一本雖作從

一本無可字

之功直緣基而履後塵若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而身安若肆情以縱非則業傾而身喪且成遲敗速者國之基也失易得難者天之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帝範之下終

件書上卷云

康平三年五月五日點之治部少輔江匡房

同下卷云

康平三年五月六日點之治部少輔江匡房

寬治八年七月十六日於楊梅亭點了尤可

秘藏而已

藤永實

長寬二年正月廿八日奉授主上已訖

式部大輔藤永範

兼安元年七月廿四日御讀畢此書奉授
一代之聖主早家之重寶也
從三位行宮内卿兼式部大輔藤永範
建久三年六月十五日御讀畢此書繼家蹤
已及三聖主三代誠是家之秘本也
同年四位下行式部大輔藤朝臣光範
兼元二年四月廿三日書寫畢
以二品尺部永範本移點畢　菅原淳高

元仁二年三月廿五日侍御讀畢
翰林學士菅淳高

克明館藏書

臣軋序　御撰

盖聞惟天著衆庶品同於照臨惟地含章群
生等於亭育朕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齊厚載
之仁式趨普覃之恵迺中迺外思養之志靡
殊惟予惟臣慈誘之情無隔（靡ノ无也聖心ハ無私故ニ視ルヲ若シ一）
也常願甫殫微懇上詔紫機爰須衆僚聿臣
玄化伏以天皇明逾（ユ）則哲志功旁求（書ニ曰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之亦一曰旁求俊乂啓迪後人也）
簪裾趨川岳之靈珩珮

克明館藏書

聚星辰之秀 箸褚珩璜所以弭貴賤也左思蜀都賦曰近則江漢炳靈代載其英毛詩曰嵩高惟岳峻極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春秋佽助期曰漢將蕭何鼎精生於豐遍於制度也

群英蒞職衆彥分司 蒞臨也文子曰知過萬人謂之英孔安國尚書傳曰彥士也

寶曰 但毋之於子慈愛特深雖徙已積忠良

猶且思無勤勵 書曰咸懷良也

昔文伯既遷仍加

喻軸之言 列女傳曰三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子且少主社稷理一國之要盡在經耳夫服童僕而行遠道正百官而為相文伯再拜受教矣

益斷機之誡 列女傳曰孟子之妻方織問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也

孟軻已賢更

良以情隆撫字心欲助成 比者太子及王

已撰修身之訓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規 論語曰忠告以善道之也

迺以暇辰遊心策府 穀天子傳曰觀先生之策府也

聊曰煒管用焉盧襟 禁心也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

克明館藏書

有煒煁之譽之也 故綴叙所聞以為臣軌一部想周
朝之十亂多著十章 論詁曰武王言我有治事者十人謂文母周公召
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
也 思殷室之兩臣分為兩卷 謂伊尹傳說也 所以發
揮言行鎔範身心 易曰六爻發揮 旁通情之也 為事上之
軌模作臣下之繩准 曰禹之為君也一花一准一繩右規矩 若乃遐
想瞶載瞽鑑前脩楚詞曰審吾法夫前脩也 莫不元首居
尊股肱宜力 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也 資
棟梁而成大廈憑舟楫而濟巨川 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楫檝也 唱和相依同切共體 詩曰唱和女也 然則君親
既立忠孝形焉 奉國奉家寧由之道守二
毛詩曰舉爾舊章 事君事父資敬之途斯一也 孝經曰資於事
父以事君而敬同 臣主之義其至矣乎 父子雖至親下猶未若君臣
之同體故曰其至矣乎 休戚是均可不深鑒 休美也戚憂也 夫
麗容雖麗猶待鏡以端形明德雖明終假言
而榮行 漢書張良言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毉藥苦於口利於病也 今故以

慈所撰普錫見僚誠非筆削之工貴申禆導之益（史記曰孔子文辭有下可二于人共者上弗二獨有一也至於為二春秋一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才不レ能レ贊二一辞一說文曰褅ハ倍益也）何則正言斯重玄珠比而尚輕巽語為珍蒼璧喻而非寶（莊子曰黃帝遊二於赤水之北一遂帰下遺二其玄珠一使上知論諱曰巽與レ予之言能無レ悦乎周禮曰蒼璧祀レ天也）是知贈レ人以財者唯申二即日之歡一贈レ人以言者能致二終身之福一（家語孔子去レ周老子送レ之曰富者贈レ人以レ財仁者贈レ人以レ言吾雖レ不レ能レ富而竊仁者之跡請送レ子以レ言也）若使佩茲箴戒同二彼韋弦一（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レ韋以緩レ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レ弦以急レ己也）董修レ己必顧二其規一立レ行每觀二其則一自然樂レ隨歲積慶与レ時教家將レ國而共二安下一与レ上而俱泰察微之士宜レ所レ三レ思（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庶照鄙誠敬終高德ノ九諸章目列レ於レ後云

白氏二卷新唐志不レ著二撰人一今按唐會要云長壽二年三月刘奏令有レ舉二人習業講老子一与天目制策取レ明二理道一者上親自策問其人對訖封レ名送二秘閣一貯レ之以備二顧問一云々此卷末題垂拱元年撰按唐會要垂拱元年未改二光宅一也疑此垂拱元年ハ合レ作二光宅一歟

亜字於日本奉安增金按日本祖仙官庫藏本

臣軌上

同體章

守道章

忠諫章

至忠章

公正章

同體章

夫人臣之於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四支謂手足也元亦首也左氏傳曰欲人歸己先軫之元耳聽目視皆申於心故爲心之使也）相須而後成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須乃成其體也）相得而後成用（君俟臣理臣俟君食上下相得乃成其用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資敬同也）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古有無子之父無父之家未有無臣之君無君之國故云未若也）故虞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安國曰）

言大體余欲左右有人汝翼孔安國曰左右助也我所有之若身人爲而教之汝翼成我也余欲宣力四方汝爲宣布也孔安國曰布爲立理功效群臣當爲也故知臣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臣下稟君之令故以君爲心心安則體安君泰則臣下稟君之令故以臣爲體也古人所謂共其安危同其休戚者豈不信歟夫欲補大廈者必藉衆材雖樞柱棟梁栱櫨榱桷長短方圓所用各異自非衆材同體則不能成其構棟之言有棟梁之材長相扶然後成其廈屋爲國者之必猶是焉謂人君欲理國必資賢之也雖人材能天性殊稟或仁或智或武或文然非君臣同體則不能興其業仁智文武之臣同其心體然後興其功業也故周書僞殷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夷平也孔安國曰多人而離心離德不用也此其所以亡也言殷以離心而亡也周武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亂治也孔安國曰言治理之臣雖以下而心

德同此其所以興也（周以二同德而興也孔安國曰廣視聽使下無壅塞之也）嘗書明四目達四聰舜求賢使代己視聽於四方也昔屠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師曠也）汝爲君耳將司聽也（汝杜預也）軒轅氏有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曰樂所以聽耳也）軒轅氏有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黃帝四目（言有賢臣爲之視於四方）是知君位尊高九重與絕（楚詞曰君之門若九重）萬方之事不可獨臨故置群官以備（孔安國曰備具也）凡厥庶官各盡其能則天下自化（盡其所能）故冕旒（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書曰臣作朕股肱）而天下理（冕旒臣冕也）無爲而治（舜之謂也）憂國恤人竭力於下者人臣之職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人曰乃命三后）漢名臣奏曰不能勿言（言手必存之口必言之以）能無存心有懼者（喻忠臣事君有過必諫也）忠臣之獻直於君者非顧觸鱗（喻忠臣事君有過必諫也）忠臣之獻直於君者非顧觸鱗犯上也良由與君同體憂患者深（欲君之

安也 韓子曰龍爲虫也擾柔而可撫而騎然而喉下有逆鱗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犯人之逆鱗則幾矣 有臣之所以事主非但欲偷合苟容而已 言君侯之事主同體協心也 則君臣之道著也 臣協心是其道著

事協合也 不俟命而自勤同體也 不求容而自親協心也

有臣之所以事主非但欲偷合苟容而已 言君侯之事主非但欲偷合而已 偷苟且也 天下至廣庶事至繁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 必賢臣之力 故分官列職各守其位 各有一同在 處其位者當荷其憂 憂其所事也 臣之與主同體合用之繫身上下協心以理國 臣既如身之信手之

至忠章
蓋聞古之忠臣事其君也盡忠焉盡力焉稱
材而居其位稱能而受其祿不面
譽以求親不諛悅以苟合不苟
心而与之合也公家之利知無不為
利知而无不為忠
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內匡
君之過外揚君之美不以邪損正為正不
為邪也以私害公納公而
私也見善行之如不及論語曰見善如

不及見賢舉之如不逮若鮑叔薦管仲子皮舉子產也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務有益於國務有濟於人言臣竭力盡勞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務有益國濟人故夫事君者以忠正為基忠正者以慈惠為本故為臣不能慈惠於百姓而曰忠正於其君者斯非至忠也至忠之臣先行慈惠於百姓而後忠正於其君也所以大臣必懷養人之德而有恤下之心利不可並大小利則不可兼行大忠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若存小利則大利不成守小忠則大忠必虧慶故小利為大利之殘小忠為大忠之賊也大忠之事君竭盡節分夙夜匪懈捨小而取大之謂也

其猶生乎言臣之事君竭盡節分夙夜匪懈不倦无所為加士之性也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井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多其功而不言不自伐其功也此忠臣之道也尚書曰咸王謂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孔安國曰治在

善謀善道則入以告君於外也曰斯謀斯猷惟我
內治乃順行之於外也善謀此善道惟我臣之義也
后之德孔安國曰君之德善則稱君臣之義也孔安國曰臣於人者皆順
咸若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也禮記曰善則稱
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人作孝昌言曰人之
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謂心常在其左右也不倦乎
勞辱之事言雖有勞辱之苦而不以為倦也見父母體之不
安則不能寢見父母食之不飽則不能食憂思
在心故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經曰病則致其憂也見父母之有善則欣喜
而戴之樂之而不厭之見父母之有過則泣涕而諫
之恐其不從己故涕泣以感之孔安國曰尚書傳曰
為人父而憎之未之有也為人之事君也使無難
無所避也言皆樂為之不以難易勞逸而生憎避也其見委任也
則不特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敢惡
恨而加勤見君之遺忘則不惡加勤此為臣之道

險易不革其心安危不變其志（革改也言不以安危險易而改變其心志也）見君之一善則竭力以顯譽唯恐四海之不聞（欲使君之善徧於天下）見君之微過則盡心而潛諫唯慮一德之有失（恐君之過聞於他人）故曰為人君生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為親所知是孝未至也事君而不為君所知是忠未至也古語云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忠臣必出於孝子言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

也孝經曰故以事君則忠也非夫純孝者則不能立大忠（言大忠必出於純孝也傳曰顓孝悌也）夫純孝者則能以大義修身知立行之本（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故曰（大戴禮曰言有本末故能成功立行）欲尊其親必先尊於君（君尊而親卑故）欲安其家必先安於國（国大而家小故）故古之忠臣先其君而後其親先其國而後其家何則君者親之本也親非君而不存國者家之基也家非國而不立（親由君而得存家由國而得立故先君而後親）

後レ家ヲ而先レ國ヲ 昔楚恭王召テ令尹ヲ而謂之曰常侍管藺（管氏藺ハ名常侍ハ於君ノ）與我處常勸我以道正我以義藺者可謂至忠至正能以道濟其君者也

言、常以為レ君之道一義ヲ勸メ二正我ヲ一已ヲ若其勸二正已ヲ一故雖然吾有得也（謂ノ得ノ其ノ為君之道一義ヲ）其功不細言、勸一正ノ之功甚大ヲ心厚禄之乃拜管藺為上卿若管

守道章

夫道者覆天載坐（ヒチ）高不可際（ハカル）深不可測（ル）（言ノ道之廣大无レ所レ不レ苞故ニ上ハ覆ニ於天ヲ下ハ載ニ於地ヲ高而不レ可レ窮其際ノ深而不レ可レ測ニ其ノ原ヲ）苞畢（ヒツ）六合（ニ）卷之不盈一握（アリニ言ハ能ク屈ニ申ニ隨一變ニ）小而能大（ナリ）（小ハ入ニ无間ニ大ハ包ニ无レ外ヲ）昧（メ）而能明（外ノ闇メ而内ノ明リ也）弱而能強（後メ身ヲ而身ノ先ツ也）柔（ヌ）而能剛（甲而不レ可レ踰ニ也）夫知道者必達於理（ニ理ハ由リ一道ノ達ス）達於權（ニ權ハ由リ一理ノ明ナリ）明於權者不以物（ヲ）害

已ヲ 下以ニ外ノ一物ヲ而言ニ於己ヲ言ニ

就レ莫之能害也 夫レ惟レ道ノ及ニ經合ニ義无ニ所レ不レ通セ善ク禍ノ至テ不レ憂唯變ノ所ニ適ク故ニ莫レ之ノ能ク害ニ其ノ安ノ危ヲ明ニ其ノ去ノ就ヲ福ノ至テ不レ變ノ所ニ以也

之士服レ以ニ此ヲ佽レ時而匡レ主忠ノ立名顯而身榮 言ハ以ニ此ノ道ヲ退ノ居而閑ノ遊ス江海而皆服ニ從ス於己ノ以ニ此ノ道ヲ佽テ時ヲ而匡ニ其ノ君主ヲ則忠ノ名顯テ而身ノ先ツ榮ノ也

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 退ハ謂ニ閑ノ遊ヲ進ハ謂ニ匡ノ主ヲ

故道之所レ在聖人尊之 言ハ道ノ之所ノ在ル者聖人尊ニ貴ス之ヲ故 黄ノ帝問ニ廣ノ成ヲ於崆ノ山ノ一ニ問ニ老ノ子ヲ於洚ノ水ニ老子曰道常無レ為而無レ不レ為 河ノ上ノ公ノ曰道ハ常ノ一ニ萬ノ物將ニ自ノ一ニ化ス河ノ上ノ公ノ曰侯王若レ守レ之ヲ萬物將ニ自ノ化メ効ニ於己ニ也 以レ道ヲ佽レ人ヲ主ノ者 河ノ上ノ公ノ曰謂ニ人ノ主ノ能ク以レ道ヲ自ノ輔ノ佽ス之ヲ不レ以レ兵ヲ強レ於天下ニ 河ノ上ノ公ノ曰以レ道ヲ自ノ佽ノ之主不レ以ニ兵ヲ革ノ順レ天住メ德敵ノ人自ノ服ス夫佳兵ニ者不レ祥之器ノ 河ノ上ノ公ノ曰祥ハ善ノ也兵ハ者驚ノ精ノ神ノ濁ニ氣ヲ不ノ一ノ善ノ之器ノ也不レ當ニ修ノ飾ス也 故有レ道者不レ處 河ノ上ノ公ノ曰有ノ一ノ道ノ之人不レ處ニ其ノ國ニ也 又曰上ノ士聞レ道勤而行之 河ノ上ノ公ノ曰上ノ士ハ聞レ道ヲ自ノ勤ム若ニ竭レ力而行ノ 中ノ士聞レ道若存若亡 河ノ上ノ公ノ曰中ノ士聞レ道ヲ治レ身ヲ則長ノ存シ治レ國則太ノ平頃ノ然而存レ之退見ニ賊ノ色榮ノ利ヲ

感於情欲而復七也下士聞道大笑也（河上公曰下士貪狼多欲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也）不笑不足以爲道（河上公曰不爲不去所以笑不足名之爲道也）莊子曰夫體道者無天吉无不利也一心定而萬事得（事得由乎心定）文子曰夫道者無爲無形（湛然安靜）內以修身外以理人（言理人修身皆資於道）故君臣有道即忠惠（君惠而臣忠也）父子有道即慈孝（父慈而孝也）士庶有道即相親和同無道即離貳（言人有道者雖疎遠而必和同無道者雖親近而必離貳言道不可不貴也）故有道即和同無道即離貳（言人有道者雖疎遠而必和同無道者雖親近而必離貳言道不可不貴也）由是觀之無道不宜也（道周萬物故所在皆宜也）管子曰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總自足也）天下行之不聞不足（道濟群品故皆足也）所謂道者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言福之大小在其所取之也）道者所以正其身而潛其心者也（言正身潛心非道不可矣）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夫言行合宜忠孝得節皆由於

道ニ故ニ君子守之也淮南子曰大道之行猶日月之明照臨天下无所不至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所馳驚千里不能移其處自江至河不能千里故其所不易千里之內舉事趨捨禮俗无所不通道能通於萬事是以容成得之而為軒轅傳說得之而為殷相得謂得道故欲致魚者先通水泉深而大致鳥者先樹木欲立忠者先知道而忠自立又曰古之立德之言立於德之人志在於道貪賤之辱尚乃志之則名利之榮豈能動其處不自失也

樂道而忘賤故名不動心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志清靜而无所欲也澹而能閑心怡憺而能閑逸也以此修身乃可謂知道矣言能以此六者修身然後乃可謂之知道矣則而身逾逸官大而事逾少少之理之故也靜而無欲不知道之人則有而求其已之所以有求其所未得不知道之人則繹其已之所以繹其所未得之故也故能以此修身於外介於勞於事於謀智煩於神勞於外故也神勞者釋其所以有求

焉山ノ高キ而ノ後ニ有リ雲ノ雨ヲ也水致シテ其深キニ而蛟龍生ス焉水ノ深キ而後ニ有リ蛟龍ノ也君子致シテ其道ヲ而福禄帰ス焉道成テ而後ニ有リ福ノ禄ノ也萬物得テ其本ヲ則生ス焉本モ亦道ナリ也百事得テ其道ヲ成ル焉

下暗室ニ章

天無シ私ニ覆ヲ地無シ私ニ載スル日月無シ私ニ燭ス四時無シ私ニ

為ル夫レ天ハ覆フ於上ニ地ハ載ス於下ニ日月之為ニ燭ス四時之有リ代リ謝シ而豈ニ有ン私ニ哉也恐所ノ

私而行ヒ大義ヲ可ン謂公ト矣夫レ志士仁人佐ル時ヲ匡ス生ヲ順ヒ天ノ地ノ之道ニ行ヒ公ノ

平ノ之心ヲ不シテ以レ親ノ恥ヲ而変ジ其ノ情ヲ不シテ以レ利ノ宮ヲ而易ヘ其ノ操ヲ故ニ曰ク誅ニ其ノ弟ヲ石ノ鵲殺ニ其ノ子ヲ行ヒ大ノ義ニ而

私ニ其ノ親ニ如レ此ノ者ノ可レ謂レ公ト矣也智而用レ私ヲ不若シ愚ニシテ而用レ公ヲ

用レ私ヲ弥ク長ス其ノ邪ヲ而用レ公ヲ轉タ近シ於正ニ愚テ人ノ臣之公ナル者ハ理ス官事ヲ則不

営私家ヲ営ム私ノ家ヲ則官ニ事不レ成在テ公門ニ則不レ言ハ貨利ヲ言ヒ貨利ヲ則

公門不正當公法則不阿親戚阿親戚則公法不行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避仇讎則賢有遺賢傳曰外舉不棄讎仇讎則賢有遺賢傳曰外舉不棄讎仇讎則賢有遺賢傳曰外舉不棄讎

樹レ德ヲ立レ功ヲ者莫レ不ニ先ツ正ヲ其ノ心ヲ矣也

鏡者以ニ瑩能明ヲ也不レ鑒ニ於流波ニ而鑒ニ於靜水ニ者以ニ靜能清ヲ也鏡水以明ニ清之性ヲ故能形ニ物之形ヲ見ニ其善惡ヲ而物无レ惡者以ニ鏡水ノ至公ニ而無レ私也鏡水至公猶免ニ於惡ニ而況於ニ人乎言人能ク公ニ正ヲ者則必不レ能レ惡ヲ也矣

孔子曰苟正ニ其身ヲ於ニ從政乎何有不レ能レ正ニ其身ヲ如レ正レ人何又曰其身正不レ令而行其身不レ正雖レ令不レ從說死曰人臣之行有ニ六正六邪ニ六正則榮犯ニ六邪ニ則辱榮辱隨ニ其所レ行

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禍福由ニ榮辱ニ而生ス也何謂ニ六正ニ六邪ニ曰前牙未レ動形兆未レ見謂ニ事未ニ發之時ニ聰然獨見ニ存亡之機ニ得失之要ニ預禁ニ乎未然之前ニ使ニ生ニ超然立ニ乎顯榮之處ニ謂レ使ノ人ヲ格ニ於其君ニ勉ニ主以ニ禮義ニ諭ニ生以ニ長策ニ勉ハ謂ニ勤ニ勉ヲ諭ハ猶レ曉ノ也長ノ策ハ若ニ張ノ良ノ八、難陳

謂ニ六正六邪ニ曰前牙未レ動形兆未レ見謂ニ事未ニ發之時ニ聰然獨見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ニ乎未然之前ニ使ニ生ニ超然立ニ乎顯榮之處ニ謂レ使ノ人ヲ格ニ於其君ニ勉ニ主以ニ禮義ニ諭ニ生以ニ長策ニ勉ハ謂ニ勤ニ勉ヲ諭ハ猶レ曉ノ也長ノ策ハ若ニ張ノ良ノ八、難陳

平六
奇ノ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鄭玄曰匡救其惡之謂也功成妛立歸善於君不敢
又一曰匡救其惡鄭玄曰過則稱己也
獨伐其勞伐猶取也言取功之妛立雖由於己而皆歸之於君不敢取其勞之也
如此者大臣也三曰早身賤體夙興夜寐毛詩
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進賢不懈進舉賢良而不懈怠數稱於往
古行事以勵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往古行妛之
者謂往之君所行之妛若堯舜禹湯之皆稱以勵其君如此者忠臣也
四曰察見成敗早防而救之謂察見其君有妛則早
設智謀以防救之也引而復之君若已有傾敗則引
使復其未有之時塞
其間塞君為惡之間隙也絕其源絕君為過之根源也轉禍以為
福令君終世無憂能轉君昔時之禍以為今日之福而令終世无憂也
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文謂簿書
辭祿讓賜不令受贈遺言以貞白自居故雖有祿贈皆
讓而不受也
衣服端齊食飲節素守其廉潔口不為奢侈如此
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諫雖國之昏亂臣
不諫正其邪而貞不諛以曲從君意然而敢犯主之嚴顏面

言主之過失不辞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
夫晉鹿之君好行誅毅怒忠直之士喜諂佞之人而不能憚厳顔而言過失不辞身死莫
護國得安故龍逢以辛比干以不悔行也如此者直臣
乏喪志有忘心誅故不悔行也如此者直臣
也是謂六正也六邪一曰安官貪禄安其所
貪其君之榮不肯盡節言君思其善論想其良臣與於容
其宜蔵其能不用其君也主飢於論渇於策猶
不肯盡節飢渇猶不肯盡節以告之也容
容乎與代沉浮上下左右観望容容自安之
負左右観望
言而取容如此者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
主所為皆曰可言不進退隨君為主諛也隠而求主之所
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隠猶私也言私求
而進之以快其主之耳目心意之也偸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
其後害言苟得与君歓樂豈顧有其後言也如此者諛臣
也三曰中實諛険外貌小謹合志同為内懐而
色論語曰巧言令色鮮仁矣
外恭也巧言令
則明其美而隠其悪所欲退則明其過而置

其發ノ之得レ行使主安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ハ皆由レ進人不レ實故也如此者新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辨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ノ能令是非无定ノ柘也內離骨肉之親ノ族也外妬亂朝廷ノ良陷レ君ノ君也持操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發ニ已カ情ヲ持ニ操ヲ國ノ事ヲ以テ為レ輕ヲ重ヲ於其ノ私ノ門ニ成ニ其ノ朋ノ黨ヲ以テ富ニ其ノ家ノ業ヲ也又徼增加威權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又增テ已カ之ノ權ヲ矯ニ主ノ之命ヲ而作レ威ヲ作レ福ヲ以自尊ノ顯ス也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隧主不義諂ハ媚ノ之ノ言ヲ用テ邪ノ僻ノ之ノ行ヲ而使ニ其ノ君ヲ陷ニ於不義ニ明黨罷周以蔽主明ノ讒ノ佞ノ人ノ之ノ朋ニ不レ得レ使ニ其ノ彰著ニ之也入則辯言好辭ノ諂ニ於主ノ也出則更徙異其言語ノ諂ニ其君ノ之也使白黑無別是非无間ハ猶レ隔ノ也言ハ能ク黑ヲ白ヲ作レ黑ヲ隔ノ別ノ上非ノ為レ是ノ使レ白ノ黑是ノ非ノ无ノ間ノ隔ノ也候伺可不推ニ伺ヒ君ノ之行ヲ候ヒ其ノ可ニ推ス尋ヌ而ニ附會ニ以為レ實ト然ニ遂ニ使ニ主ノ之過ノ惡ヲ彰ニ布ニ也內閒於四隣謂レ候ニ伺ヒ內ノ之ノ流ノ聞ヲ四ノ隣ニ之ノ惡ヲ如レ上ノ如レ此者亡國之臣也

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人無生而知之者孰能無過過而改之善莫大焉夫諫者所以匡君於正也謂匡救其君使合於正道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易曰蹇甘六二爻辭也蹇難之時履當其位君不失中以應於五五在難中不以私身遠害孰心不向志匡救君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臣之事君難能盡正故以蹇蹇之材為難也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除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而不諫者忠臣不忍為也忠臣則死君春秋傳曰齊景公坐

於遄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与我和
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与同
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杜預曰
濟益也君子亦然杜預曰亦如羹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杜預曰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杜預曰以成君之可也君
所謂否而有可焉可長政平而人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杜預曰戒平也和羹調
五味以大牢享也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
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子
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忠乎孔子不對又問
三皆不對趨而出告於子貢曰公問如此介
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
命忠矣夫子奚疑焉孔子曰鄙哉介不

知也昔万乘之主有諍臣七人則主无過舉
言人舉事无過失也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其國
諍臣五人則社稷不危孝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无道不失其家
之也百乘之家有諍臣三人則禄位不替
替人廢也孝經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无道不失其家也父有諍子不陷
无禮孝經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也士有諍友不行不
義則不離於令名也子從父命奚詎為孝
孝經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也子從父命奚詎為孝
臣從君命奚詎為忠也言其不得為忠孝也
孝經曰事君盡忠事親盡孝也
序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
也能諫暴君不畏其死乃為忠勇
見過則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見君之有過則犯顏而諫之諫而
不用則以死繼之可謂忠之至也晉平
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
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
上通此患之大也言此三者皆國家之大患也公曰善乃
令曰臣有欲進善言而謁者不通罪至死謁者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藏書

官名也言臣欲有進善言於其君而免誅者之官不通聞於上則罪至於死言訖死曰

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下文臣於人者不之理識安危之機然後可以事其君矣故書曰為臣不易為也）君有過失而不諫諍將危國家殞社稷（見君之有過失而不能盡忠以諫諍則是將欲危其國家殞其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謂盡忠良之言於其君）用則留不用則去（君用其言則留不用）謂之諫諫則死（謂能以死諍其君也）用則可不用則死（諫諍之言）謂之諍（諍下謂）諍臣也君不能不聽（言必聽也）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內其用諫故也）竟能尊主安國者謂之輔（輔謂奪君之私心歸之於正義）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而成國之大利者謂之弼（弼雖事迹有殊至於安國寧人）故諫諍輔弼者所謂社稷之臣明君所貴也（言諫諍輔弼謂社稷所貴也）又曰夫登高棟臨危檐而目不眴心不懼者此工匠之勇也（眴動也）

京明館藏書

入深泉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父之勇
也入深山刺猛獸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
勇也臨敵先登暴骨流血不辟者此武士
之勇也君於廣庭作色端辨以犯君之嚴顏
前雖有衆軒之賞未為之動後雖有斧鑕之誅未為之懼者此忠臣之勇也
君子於此五者以忠臣之勇為貴也夫武士獵夫工匠漁父雖有一夫小勇而不能成其大功至於忠臣公正之士廣庭作色犯主嚴顏不
恭理定切成道著當時名流後代故為君子之貴也代要論曰夫諫諍者所以納君於道矯
枉正非矯君之枉非君之非救上之謬也救君上之謬誤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理人之事害於
危國不安也故論語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鄭玄曰相扶工者也然則扶危之道莫過於諫諫則先傾危也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興貴在
諫子若君父有非臣子不諫欲求國泰家榮

克明館藏書

不可得 孝經曰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故曰不諍則亡不諍則破家之道也

臣軋上終

克明館藏書

誠信章

凡人之情莫不愛於誠信 誠謂無虛僞信謂不欺期之言能忠誠信實者則皆愛矣

誠信者即其心易知 言无誠信者則不可知矣

故孔子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 上有誠信則下有誠信則易知事矣

取親於百姓 人有誠信則君愛之君有誠信則人親之言致親愛唯在誠信也

故上下通誠者則暗相信而不疑其誠不通者則暗合而无疑誠異者則

克明館藏書

難(去聲)而不(レ)信也 孔子曰人而無(レ)信不(レ)知(二)其可(一)也 鄭(玄曰)可(一)者言不(レ)可(レ)行也 大車无(レ)輗小車無(レ)軏其何以行(レ)之哉 鄭(玄曰)大車(ハ)牛車(ナリ)小車(ハ)羊車(ナリ)輗(ハ)案(ニ)轅(ノ)端(ノ)着(レ)之(ヲ)車(ニ)待(テ)(レ)輗(ヲ)軏(ヲ)而行(ク)猶(ニ)人(ノ)之(レ)行(ク)不(レ)可(レ)无(レ)信也 呂氏春秋曰信之爲(レ)功大矣(ナル)(哉)(言)(ハ)天(ハ)地(ハ)四(レ)時(ハ)君(レ)臣(ハ)父(レ)子(ハ)兄(レ)弟(ハ)朋(レ)友(ハ)皆(レ)待(テ)(レ)信(ヲ)而成(ル)故(ニ)曰(レ)大(ト)也 天行不(レ)信則不(レ)能(レ)成(レ)歲地行不(レ)信則草木不(レ)大春之德風風不(レ)信則其花不(レ)成夏之德暑暑不(レ)信則其物不(レ)長秋之德雨雨不(レ)信則其穀不(レ)堅冬之德寒寒不(レ)信則其地不(レ)凝(レ)夫以(レ)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レ)能(レ)以(テ)不(レ)信成(レ)物(ヲ)況於(レ)人乎(言人不(レ)可(レ)以(テ)无(レ)信也) 故君臣不(レ)信則國政不(レ)寧(ヤカナラ)(有(レ)顛(レ)危(レ)也) 父子不(レ)信則家道不(レ)睦(ムツマジ)(失(テ)孝(レ)慈(レ)也) 兄弟不(レ)信則其情不(レ)親(无(レ)恭(レ)友(レ)也) 朋友不(レ)信則其交易絶(不(レ)能(レ)反(レ)也) 夫可(レ)與爲(レ)始可(レ)與爲(レ)終者其唯(ダ)信乎(信(ハ)則(レ)始(メ)不(レ)二) 信而又信重襲於身(襲猶(レ)服(レ)也) 則可(レ)以暢(ニ)於神明(ニ)通(ス)於天地(ニ暢(ハ)本(レ)服(レ)也) 昔魯哀公問(テ)於孔子(ニ)曰(ク)縉紳(ノ)(レ)問取(レ)之(ノ)道孔子對(テ)曰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士必慤信而後求智焉言弓不調則雖服而良未則泛一佚之不慤信而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迩也夫士无慤信而有智能遌足以助其姦雄猶豺狼而縱虐其君父師比豺狼而為乱君子所貴也天地後万物成君子有誠信然後百行著故天地所守君子所貴也傳子曰言出於口結於心纏結謂結而不移故立其身謂守其前言而不易也此

鄭玄曰言人所特信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食也信乃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食也信乃

君子修身莫善於誠信誠信言誠信乃修身之本夫誠信君

子所以事君上懷下人也懷歸也天不言而人

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

與期焉有信故也此以誠信為本者也故誠信者

天地之所守而君子所貴也天地有誠信然後万物成君子

君子之信也故爲臣不
不信不足以事父亦事也言事君
信忠其君則君臣之道逾睦子以信孝其父
則父子之惰益隆言臣不能以信忠於其君
信孝於其父則父子之惰衰薄也夫仁者不妄
不妄動動合於礼擇是而爲之非也計義而行之
計合於義而後行之故事立而功足特也身沒而名足
稱也曲其動爲不失故也雖有仁智必以誠信爲本故
以誠信爲本者謂之君子言雖有仁智苟无
誠信則不可以爲君子也以詐僞爲本者謂之小人言小人必
无誠信也君子雖穿善名不滅身沒而名揚也小人雖貴惡名不
除位隆而惡著也

愼密章

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愼（謂若曾參顏回之傳）謀慮機權不可以不密（謂若孔光陳寵之傳）憂患生於所忽（忽輕也）禍害興於細微（言禍害皆從細微而起故）

周書曰惟蠆（蠆蟲）溜（溜水溜也）故言易洩者召禍之媒也事不愼者敗之道也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

聲謀者謀於未兆慎者慎於未成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早慮則不困早豫則不窮故書曰敬哉無虞易曰思慮思慮也）非所言勿言以避其危（為其招非致傾危）孔子曰終日言不遺（至而言乃大言來也）唯智者能之（若非智者則必有其憂患也）故恐懼戰兢所以除患也恭敬靜密所以遠難也終身為善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成之

難數（易為善而終一言敗之不可慎也）夫口者開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論語曰駟不及舌鄭玄曰君子過言出口駟馬追之不及也）

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論語曰駟不及舌鄭玄曰君子過言出口駟馬追之不及也）夫口者開也舌者機也（發之出言若不當於理則言出傷己同於兵刃也）言出於人行發於近不可止於遠（近迹也言布於人行流於遠上雖欲復止其可得乎故君子慎之也）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制動之主）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當反自傷也（及自傷己同於兵刃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言布於人行流於遠上雖欲復止其可得乎故君子慎之也）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制動之主）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夫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言於未覩未聞之前而恭懼之故能免於患難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隱微尤為顯見以下其無隱不彰無微不著故也是故君子慎其獨獨居也在獨猶慎況於事君乎況於處衆乎言事君處衆則慎之弥甚也

發言悖則響悖之影也言而發悖悪影隨形身而短長以喻憂患寵榮亦隨人所行也言者所以召響行者所以召禍也是故慎而言將和之慎而身將福之慢之所以致影也言之所以召響自所以致影之所以致之身也昔賢有隨之而興故曾慎言禍福之理既由人而有隨之而興故曾慎言禍福之理既由人而

臣之事君也入則造膝而言出則詭詞而對人或問之則不告人實也風俗通曰礼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詞辨善則其稱君過則其稱已也其進人也唯畏人之知不欲思從已出其善事也必推明於君不欲謀自已造畏權而悪寵畏其寵而不欲居之晦智而韜名晦其深智藏其名韜藏不欲使人之知之在已言能混榮辱人閒其口我閒其心人盜其

外我密其衷（衷猶內也心）尚矇之況其（口）不慎而慎不恭而恭（或於無形）斯大慎之人也故大慎者心知不欲口（知已言也）知其次慎者口知不欲人知故大慎者閉門（閉心次慎者閉口下慎）者閉門昔孔光稟性周密凡與樞機（機事）有（所）言輒削草藁（草藁者）謂進於其君也削（草藁者懼）其事洩於外（其義）沐（休）歸休兄弟妻子讌語終不及朝省政事（其義）或問光（溫室）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溫室）（慎深）也

殿名也舊長樂宮中光默而不應更荅以他語（荅溫室之樹而）別以他語荅之若孔光者可謂至慎矣故能終身無（周密故無）過享其榮祿（周密故無過享祿）也

廉潔章

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 清靜無爲天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天與之時所謂用天之道矣

恭廉守節則地與之財 恭廉守節地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地與之財所謂分地之利也

君子雖富貴不以奢傷 人雖處富貴不以奢侈之而傷害其身

雖貧賤不以利毀廉 君子之貧賤不以利毀其廉言所爲必合於道也

知爲吏者枉法以侵人 知爲吏者不知爲吏之道者則奉公者枉公法以侵人也

不知爲吏者理官莫知 不知爲吏之道者則奉公者枉公法以侵人不知爲吏之道者則枉公法以侵人也

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寶也（吏能廉平）則患難遠已（患難遠已故為之寶也）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越分故也）知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路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知其不可故也）是以遠害而名彰（遠害而名彰必踐危之災故）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夫不義而處富財必招奪之患無德而居高位不知德尊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惟廉潔也）仲孫忌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恪且不顯國也（仲孫不曉文子之意故鼓此言）文子曰然吾觀國人之父母妻妾麗食蔬菜是以不敢（欲下人）吾聞君子以德顯國不聞以妾與馬（同中其好惡）且吾聞君子以德顯國不聞以妾與馬者夫德者得之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也（若唯自得則不足以行矣）若獨貪於奢侈好文章是不德也何以相國（文綺之屬也）仲孫慙而退（章謂錦）遂宜子問其故（賀其負也）對曰昔齊

武子貴而能貧故能垂德於後今吾子之貧是武子之德能守廉靜者致福之道也吾所以賀宜子再拜受其言宋人或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杜云 預曰 玉人 能相玉者也 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尒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公儀休為魯相使食公祿者不得與下人爭利 爭與之爭 商賈利也 受大者不得取小 大小謂君之祿小利也 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君魚何故不受公儀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今為相能自給魚 言已為相之祿足以自給其魚今受魚而免相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良將章

夫將者君之所特（特レ之ヲ以ヲ禦ノ侮ヲ也）兵者將之所特（特レ之ヲ以ヲ勝ヲ敵ニ也）故君欲立功者必推心於將（推ス其ノ誠心ヲ於將ニ）將之求勝者先致愛於兵（致ス其ノ慈愛ヲ於兵ニ）夫愛兵之道務逸樂之務豐厚之不役力以為己（為レ己ト）不貪財以殉私（殉ハ営也）内守廉平外存憂恤（將愛レ兵ヲ之道務テ使其逆ニ樂豐ニ厚ヲ不レ可下役ス力ヲ以テ為ス於中ニ不レ可下貪ル其ノ私ヲ内ニ守リ廉平之性ヲ外ニ存ス憂恤之心ヲ也）昔竇嬰為將置金於廉下（任ニ士ニ卒ニ取之

私金且猶散施豈有侵之者乎吳起爲將卒有病癰者吳起親自吮之其愛人也如此豈有若之者乎夫將者心不專一則體不安將不誠信則卒不勇體也（言兵將共爲心）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言心能專一然後體安將有誠信然後卒勇也）必以其身先於士卒之害也暑不張蓋寒不被裘（謂偏得汲也）軍幕未辦將不言渴（達得汲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達得汲也）軍壘未辦將不言倦（達得汲也）軍灶未炊將不言飢（達得汲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壘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飢戰必立矢石之間所以齊勞逸（齊等也）共安危也（共衆之所樂者生也所惡者死也）然而矢石若雨白刃交揮而士卒爭先者非

輕死而樂傷也夫將視兵如子則兵事將如父將視兵如弟則兵事將如兄（父兄之敬皆由其將也）故詰曰父子兄弟之軍不可與鬬由其一心而相親也是以古之將者貴得衆心（言以得衆心爲貴也）以情親之則木石知感況以愛卒下而不得其死力乎（言將若能以情親之則雖木石

石下猶感應矣況以仁愛卒下而不得其死力乎孫子兵法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虚故水因地而制流因敵而制勝其避一就之形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任地之勢兵能隨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良將也所謂虚者上下有隙將吏相疑者也所謂實者上下同心意氣俱起者也善將者能實兵之氣以待人之虚不善將者乃虚兵之氣以待人之實虚實之氣不可不察虚者

曰兵以何爲勝吳子曰兵以整爲勝武侯曰不在衆乎衆之爲勝吳起之意以得失由之故不可一案也昔魏武侯問吳起何益於用杜預右氏傳註曰敵以進軍金以退軍之謂也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万之師則有禮有軍旅之禮也動則有威有征伐之威也進不可當退不可追進退不以失其宜故也前却如節左右應麾得

前ニ却ク之節ヲ應ス右ニ麾キ也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不可疲是之謂禮將也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提鼓揮枹臨難決疑此將軍也軍ニ法ニ合スルヲ戰ヲ則將自鼓ツ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夫將有五材四義知不可欺廉不可貪直不可曲此五材也受命之日忘家出門之日忘親張軍鼓宿忘主宿ハ謂ニ止宿ヲ鼓ヲ以テ進ヲ援抱合戰忘身此四義也將有五材四義者百勝之術也謂ノ得ヲ百ノ勝ノ之術ヲ夫攻守之法無特其不來特吾有以待之無特其不攻特吾之不可攻也言、攻ノ賊守ノ備ノ之ノ法無ノ恃ノ其ノ敵ノ不ノ來ヲ當ノ以ニ待ノ之無ノ恃其ノ敵ノ之不ノ攻當ノ特ム吾ノ之兵ノ整ノ不ノ可ノ攻也夫將若能先軍慮事先防未防如此者守則不可攻攻則不可守我ノ守則彼ノ不ノ可ノ攻我攻ノ則彼ノ攻ノ其進ノ退由ノ己也若驕貪而輕於敵者必為人所擒必為ニ敵人ノ所ノ擒虜也昔子發為楚將攻ニ秦軍絶饋餉軍中饋餉無後繼之也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

其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注曰菽大一豆也孔一安一國也其一絶於饋餉故用一分一粒言不一能一全一分也杜預左氏傳尚一書傳一曰米一食一曰一粒一也）又問曰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勠秦梁（羊一曰一勠一力也）後子發破秦而歸（歸一謂一還一家一也）母閉門而不納（怒其失一為一將之道故不一許）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與（與一語一助一也）客有獻醇酒一器者（器一盛一酒一具）王使人注江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卒如有醉容（懷其德也戰自十焉之一）懷其德也戰自十焉（士一卒一懷其一恩一德一故一至於一戰一陣一各自一盡一力一以一當一敵之一焉）異日又有獻一囊糗糒者（糗者當一貯一峙一汝一糒之粮也書一曰峙乃糗糒孔一安一國一曰糗一糒一乾一飯也）王又以賜軍士軍士分而食之粒而食之子獨朝夕勠秦梁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其上（死一地謂一外一分一敵一粒一康一樂一謂一飽一煖一秦一梁）雖徒得勝非其術也（言非一為一將之道一術一也）子非吾子無

矣吾門子發謝然後得入及後爲將乃與士卒同其甘苦能齊其勞其佚也人懷恩德爭先矢石爭先犯於矢石遂功名曰遠若子發之毋者可謂知爲將之道矣昔趙孝成王時秦攻趙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爲將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之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父括之才不可使將也括言括父奢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千數親自奉飯以十數者所友以百數以養其士大夫所交者以百數欲盡其力之道交之者又百數也大王所賜金帛財物則歸藏之而視所便利田宅可買者賤賣之以取利王其圖之趙王不聽遂將代廉頗也王曰吾計已決矣括母謂王曰始妾事其父時年二十四爲將奉劍而事王侍者在前者十數而莫敢與抗者王所賜金帛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共受君之賜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言括不獨受君之賜不與士卒共之故士卒樂爲之用也王所賜金帛歸藏之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賤賣之以取利王其圖之趙王不聽遂將代廉頗也王曰吾計已決矣括母謂王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言必坐之於已也王曰不也言必不坐之於已也王曰不也言必不坐之於已也王曰不也言必不

又也括遂行伐廉頗為將四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クツカヘス終ニ如ニ結毋之言ノ也杜ノ預元氏ノ傳注ニ曰覆ハ謂ノ敗ノ一ノ軍ノ見ニ擒ノ制セ故ニ以レ覆ヲ為ル校也）王以括毋先言不加誅也若趙括毋者可謂豫識成敗之機也

夫黔首蒼生天之所甚愛也（書ニ曰惟レ天恵レ人史記ニ曰秦命テ人ヲ為ニ黔首ト也）為其不能自理故立君以理之（左傳ニ曰天生メ人而樹ツ之ヲ君ヲ）為君不能獨化故為臣以佐之（書ニ曰樹ツ后王君公ヲ羙ニ以ス大夫師ノ長ノ）夫臣者受君之重位牧天之甚愛牧ハ養ヒ也）焉可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事主則思安俗故居上而下不悉（言ハ君子既ニ能利レ人ヲ安レ俗ヲ故ニ居テ上ニ而不ス以テ為レ重

慮而後不與其然夫食者人之本也人者國之本也非人不立非國不為國之本人特衣食猶魚之特水國之特人人之倚足無水則不可以生人無足則不可以步故夏禹稱人無食則我不能勸也皆引過以歸是也是以為臣之忠者先利於人乃為忠也管子曰佐國之道必先富人人富則易化是以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而不捐

然俱王天下者必國富而粟多言國富粟多乃可以王於天下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貴其農也勸農之急必先禁末作文篡組之雕也末作禁則人無遊食人無遊食則務農則田墾墾開田墾則粟多舍廩實也粟多則人富田地足也是以古之禁之作者所以利農事也末作妨於農事故禁至如綺繡纂組雕文刻鏤或破金為碎謂雕文刻鏤也或以易就難謂綺繡纂組也皆非久固之資徒艷冗庸之目如

此之類爲害實深故好農功者雖利遲而後
富好末作者雖利速而後貧但常人之情罕
能遠計弃本逐末十室而九本謂農功末謂作纔逸
水旱儲蓄皆虛良爲此也爲弃本遂末故故善爲臣
者必先爲君除害興利所謂除害者末作也所謂興
利者農功也夫足寒傷心人勞傷國自然之理也養
心者不寒其足爲國者不勞其人猶理也臣之與主共
養黎元必當省徭輕賦以廣入財謂省人徭役而稅也不奪
人時以足人用論語曰使也言必同其貧富也故人足
於父母未有子貪而父母富子富而父母貧人足者非獨人之足國之足也
人匱者非獨人之匱國之匱也是以論語云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誰故助君而恤人者至
忠之遠謀也損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淺慮也
謂減損下人而增益君上貴子曰上古之代務在勸農故
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餘三年之

蓄卅年耕而入餘十年之蓄故堯水九年湯旱七載野無青草而人無飢色者誠有此備也有此勸農之備故建國之本必在於農忠臣之思利人者務在勸導家給人足則國自安焉論曰夫君臣之道上下相資喻波水之舟舡比翔空之羽翼仲父若飛鴻之有羽翼也故至神攸契則星衆降於宮蓍姒感潛遍則風雲彰於寤寐言父人傑之憲集序曰寤寐風雲寤寐風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万物覩也其同體也則脫肱耳目不足以匹其同其益政也則麴蘗鹽梅未可以方其益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也諒直之操由此而興節義之風曰斯以著是知家興國而不異君與親而一歸顯已揚名惟忠惟孝每以宮闈暇景博覽瓊編觀往哲之弼諸親前言之龜鏡書曰乃速厥德謨明弼諧未掌不臨文咮尚撫卷循環庶令毘翊之賢更越夔龍之美夔龍皆虞舜之臣也爰申翰

克明館藏書

墨載列縑綢何則榮辱無門惟人所召（子无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也）若使心歸大道情切至忠（着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也）務守公平貴敦誠信抱廉絜而為行懷慎密以修身奉上崇匡諫之規恤下思利人之術（着子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論語曰旦之人所利而利也）自然名實兼茂榮位俱延（着子曰名實之實）榮不召而來辱不遣而斯去然則忠正者致福之本戒慎者慶之源若影隨形猶聲逐響（着子曰惠迪吉惠逆凶惟影響也）

几百群彥可不勗歟

臣軌下終

盡拱元年歲

克明館藏書

臣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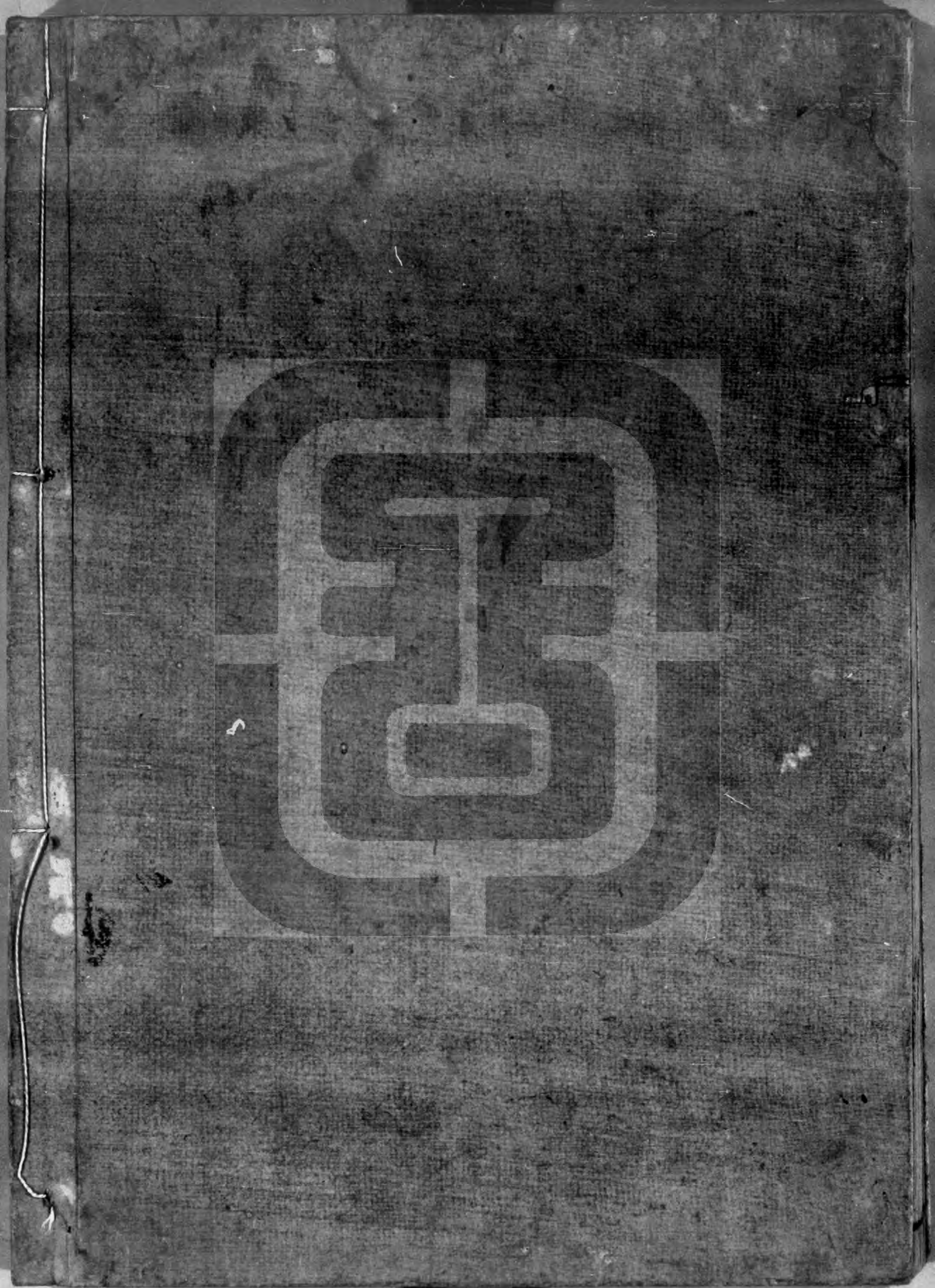
帝範臣軌二書跋

帝範二卷臣軌二卷也者共成于
唐帝唐帝受隋氏弊聰明神武庶
幾成康功德兼備自漢以來未之
有自吁咨都嗟之後而元首股肱
互爲治道故所以帝範臣軌之右作
者也本朝慱博士讀之尤尊之至若
鏤倉將軍家皆讀之右助治道久何

克明館藏

啻中華而已哉洽人林白水新鐫之梓以欲行于世良有故哉白水需書其後於是題之

寛文八年秋八月日

柳谷散人埜子苞父書

林和泉掾版行